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五

學三

總論為學之方

學者須要識此
涵養工夫
如一粒菜子

朱子曰為學之道聖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騫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植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

致知力行
皆以敬為本

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某子無糞去墻壠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入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下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日且將太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太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問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

善問者如木攻堅

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難且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童蜚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此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須得○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問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

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本心如忿怒之萌學者因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掣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工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爲學太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關

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況天理不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不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

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直箇提得緊雖半月見
驗可也○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
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
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爲農
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越得
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
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
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國都不濟事今看文字
又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工夫欠闕○學者
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
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
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
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
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
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止如此爲學者多
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功事事都是自家
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
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
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
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畫錢也要將歸這

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止事若如此爲學如何
會無所得○學問之功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
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
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理
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
守得純熟矣○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勵警發悵然
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
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
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或問理會應變
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
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
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胷平去看通透後
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
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
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
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
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
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
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
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

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不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

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此字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

太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太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丟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骨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回他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反可惜。他人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消消去都無障礙。○古人學問只是爲已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已

方有所得令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
開悟到切已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
可理會若使切已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
有箇通貫道理湏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令人
事無小大皆老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
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段或看得三五行
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爲學大端在於
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湏是便立志
如此便做法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
識此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公

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
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
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
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學孝爲利
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
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
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
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

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字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緊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丟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卽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漑，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

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特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

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三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木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太底是海水小底不是

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太緊可曉了○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

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湏是密然亦湏是那疎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湏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令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

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把捉去不成便是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到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却說道中庸溫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說崇禮這五

句是爲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
偏在尊德性上丟揀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問學
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
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
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
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出之事非吾輩之責乎
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
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
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
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

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
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
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
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
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
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
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
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
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太綱如此下面
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辯別那箇是天理那箇

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太綱來罩却籠統無界
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
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
人欲然湏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做得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
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
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
用力之深未由返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
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
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

家有二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
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
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
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
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
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
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
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也者萬
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

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未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卽有用功之地而至于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未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盡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

已物益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益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盡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學不躡等也譬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夫弗措之爲貴也○學必有序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闊步下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自下陟遐自適循序積問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

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正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驚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且其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卑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洒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為之雖若遲緩然為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端博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責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為

已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
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
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已而取人不惟養
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則
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黃唐虞以來群聖人
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
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爲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
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
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
得之者矣○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
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
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
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即此能
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後
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
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
役有暇便可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

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大可大○問
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
以語上然如人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
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
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丟下工夫
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爲學須先識得大綱
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
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今學
者病多在閑邊問人路頭尚不知大率問人須是
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凡勤學須是出於本
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
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
勤學非爲己脩終無所得○持養之久則氣漸和
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
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
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
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
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
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
在而鋤去之○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

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
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
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
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
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
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
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
時同處貴耳賤目焉。○爲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既
堅實須是就充擴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爲學
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疎通顧
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足未得
力耳。○須要公平觀理而徹戶牖之小嚴敬持身
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
於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
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溱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
也。○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眇忽
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截
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
善。○群居以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
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靜處下工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已若不自此用工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人能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一疑義合商量處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矣○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特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一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利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

渾殺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爲學
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
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
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古先聖
賢言學無非就心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方外
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
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
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
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爲終身事
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

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人之爲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粹探賸索隱
使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生三者並行而
日勉焉則學進矣。○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
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木賓如承太祭蓋理
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
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
於我何有干涉況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
精者理義無窮如登高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脚純
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義便有跳跟自喜

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爲君子亦有撓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猥浮薄者未免爲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爲心然後可以言學也○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至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久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太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會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留意講習若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下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已則不至流於中耳之學○今

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直箇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者○問孟子

才高學少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已下工所以入聖人爲近○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纔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已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旣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北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

聖學
貫動
靜微
終始
之功

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
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
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
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
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
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
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脩身繼其後
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

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耆目視足履動輒相應
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遠而行
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
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
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
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
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
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
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
由其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

以求自拔一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能爲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自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西山真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己之得失然後爲有補云○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

治心
猶治
疾

寂然而爲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即此意也○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聖賢大道爲必當繇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汚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潜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潛室陳氏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蓋立
心持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
工夫○問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
化由通於禮樂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
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
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
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積累之久將自有
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問明道以記誦博
識爲玩物喪志如何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
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
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爲玩物喪志○問明道
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
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
爲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施設謂此
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
逆施偷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
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
不用安排布置也○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室故也
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鶴山魏氏曰氣質之稟自非生知上知寧能無偏學

則所以矯其偏而復於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一繇博以致約則斂華而就實故志爲之主愈斂則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唯博之趨若可以謹世取榮然氣爲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有始銳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矣

雙峯饒氏曰爲學之方其太略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心之不立持養踈略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不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

○人之爲學莫先於立志立志之初當先於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爲可尊可慕而可法孰爲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此志旣立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克之則德之進也若乎其不可禦矣○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汎濫支離固無以爲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陴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真敬而

其爲敬也必踈略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
所謂不誠無物也○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爲聖
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人而
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議高明光大之事業勉
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
企及不過終身汨汨爲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
有爲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
不粗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爲利欲所驅而有所不
暇顧何足與有所立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
人得之以爲心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爲心
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
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
體之實有於已矣幸而有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已
矣然或不能博學於文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則如
孤根獨立而無所擁培非特無以助其生長而使
之進於盛大亦恐風霜彫摧而其根將不能以自
存也

曾齊許氏曰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
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
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

學道如禹治水

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溯源而不遽以探原為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原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為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千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畝澮田間水道爾亦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諱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太原示人也仁道

之夫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太原也程子之所手授而終身秘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

流道之派也。太德之孰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規乎太德。舍派而尋原者也。○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爲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爲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況其生而美者乎。○爲學而逐逐於欲役役於利。汨沒於卑汚苟賤。以終其身。

與彼不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所謂學也。夫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一端讀書與爲文而已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巡而或徒以資口耳爲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爲有餘者。反是。○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螭。鵠可以及。

聖賢
不自足

好學
古之
人不
恃其
天資
之敏

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未
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太。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
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



